联合国 S/PV.4711



安全理事会

临时逐字记录

第五十八年

第四七一一次会议

2003年2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普洛伊格先生	（德国）
成员：	安哥拉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
	保加利亚	瓦西列夫先生
	喀麦隆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
	智利	马凯拉先生
	中国	张义山先生
	法国	德拉萨卜里埃尔先生
	几内亚	特拉奥雷先生
	墨西哥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
	巴基斯坦	哈立德先生
	俄罗斯联邦	科努津先生
	西班牙	阿里亚斯先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迈克达德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威廉森先生

议程项目

阿富汗局势

03-25634 (C)

上午 10 时 15 分宣布开会

主席声明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说明我们今天如何审议阿富汗问题。首先，我们举行本次会议，其中包括问答式座谈会。由于我们的日本同事已从东京到来向我们通报情况，我想，在简报结束后，安理会应有机会同他以及其他情况介绍者进行对话。随后，安理会将举行非公开会议，因为我的理解是，其中一位情况介绍者拥有一份秘密文件，文件将在那时散发和讨论。如果安理会对此表示同意，我们就继续往下进行。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阿富汗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阿富汗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请求邀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阿富汗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法哈迪先生(阿富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协商达成的谅解，如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副秘书长让-马里·盖埃诺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盖埃诺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3 年 2 月 21 日的信，信中说：

> “安全理事会将于 200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就题为“阿富汗局势”的项目举行公开会议，我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的规定，要求准许负责协调阿富汗援助的日本大使西村先生参与上述会议及向安理会提供有关的信息。”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件号为 S/2003/209。

如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西村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西村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我还想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03 年 2 月 20 日的信，信中说：

> “谨请按照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邀请负责培训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德国政府特别代表哈拉尔德·布朗大使出席安全理事会于 2003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一举行的关于阿富汗局势的会议，并授予他向安理会作简报的权利。”

该信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文件号为 S/2003/200。

如无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 39 条向布朗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请布朗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根据其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开会的。

安全理事会将听取三份简报：首先是让-马里·盖埃诺先生的简报，随后是西村先生、然后是哈拉尔德·布朗先生的简报。他们作完三个简报后，我将请可能希望向西村先生和其他两位情况介绍者提问问题的安理会成员发言，因为西村先生不同我们一起参加安理会的非公开会议。

我现在请盖埃诺先生发言。

盖埃诺先生(以法语发言)：由于本次会议的重点是阿富汗安全部门的改革进展情况，所以我的发言仅限于提供最新消息，说明自上次向安理会作关于这一项目的简报以来所出现的最新进展，然后再从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的角度对安全部门的改革提出几点看法。我对安全部门的改革的意见将仅限于各种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有关每个具体部门的讨论，则由有关牵头国家进行。

但在我开始简报前，我想告知安理会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发生在卡拉奇附近的坠机事件导致阿富汗矿业和工业部长朱马·穆罕默德·默罕默迪先生阁下以及巴基斯坦外交部高级官员穆罕默德·法尔哈德·艾哈迈德先生和其他一些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同仁死亡。我谨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一剧痛损失表示诚挚的慰问。

我现在回到本次简报的主题。

关于执行《波恩协定》概述的政治过渡问题，在起草新宪法这个非常重要的进程上取得了进展。卡尔扎伊总统办公室目前正在拟定一项法令，该法令将建立一个制宪委员会，详细阐述立宪进程的主要内容。该法令将使该重要进程具有必要的清晰度，而且同时显示政府对这个进程的强烈支持。扩大后的制宪委员会将于下个月月初成立，其成员将包括目前正在运作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的 9 名成员。卡尔扎伊总统办公室拟定了一个担任委员会成员的近 80 名候选人的名单。

4 月至 6 月期间，将举行一系列公开协商，征求阿富汗人关于该国政治未来的意见，这是立宪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在阿富汗每个省份和伊朗及巴基斯坦的移民社区以及可能在其他国家有相当人数的阿富汗移民社区举行这些协商。这些协商的结果将是制宪委员会审议的重要内容。

联阿援助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双边捐助者和学术界向起草委员会及其秘书处提供了技术援助。当然，将向全体的制宪委员会提供同样的资源。虽然毫无疑问，国际专家的支助将是委员会工作的有益资源，但我们仍然认为，为了保证制宪进程的质量，这个进程必须由阿富汗人主导，阿富汗人必须利用对话和妥协的工具，自己作出决定，就最敏感的政治问题作出决定。

此外，选举将于 2004 年 6 月举行，我高兴地告诉安理会，选举筹备工作取得了进展。2003 年 2 月 15 日，卡尔扎伊总统致信秘书长，正式要求联阿援助团协助主持选举进程，协调国际选举协助。几天前，联阿援助团选举科科长已经抵达喀布尔，开始筹备选举事宜。选举专家核心小组的第一批成员已经抵达，目前正在向联合国援助团部署这个核心小组。在阿富汗方面，卡尔扎伊总统提出了担任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若干候选人，我们预计，选举委员会将于 3 月成立。一旦该委员会成立，它将与联阿援助团小组一道，建立一个阿富汗选举机构，管理选举进程。在内政部内还设立了一个选举事务股。

(以英语发言)

政府目前正在开展一个严格的进程，以最后确定将于 3 月 21 日开始的阿富汗下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各部正在与新成立的部门协商小组协商，拟定提案，部门协商小组使政府各行为者和援助界能够在一个协调的框架内共同努力。这个进程是对政府部门协调系统和内阁决策系统的重要考验。内阁将深入审查和最后确定各提案，然后向将于 3 月 13 日在喀布尔举行的阿富汗发展论坛提出。为了维持仍然脆弱的阿富汗和平进程，我敦促所有捐助者以去年 12 月在奥斯陆阿富汗支助小组会议上展现的那种慷慨精神参加这次发展论坛。

阿富汗人乐观地认为，国际社会将履行 2003 年已经作出的承诺。政府期待着今年能够获得 17 亿至 20 亿美元的援助。但是，他们对拨款速度缓慢感到关注，这使乐观精神打了折扣。此外，还有人担心，各捐助者在监测目前的国际局势，它们可能扣压资金，以备在其他地方使用。因此，这些机构担心，它们可能不能履行对阿富汗作出的援助承诺。

由于整体安全环境不佳，阿富汗的人权状况仍然薄弱。由于不存在有效的国家机构，许多阿富汗人都

受到地方军阀的武断统治，得不到合法的司法机构的协助。联阿援助团人权干事仍然可以听到未经司法程序的处决、勒索和被迫背井离乡的情形。

联阿援助团仍然在进行努力，建设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的能力，与地方当局接触，以防止侵权行为。目前正在巴米扬、赫拉特(Herat)和马扎里沙里夫设立政府的派出机构。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协助下，阿富汗人权委员会已经开始审理它收到的600多项投诉，以确定优先秩序。这将帮助委员会决定展开调查的最迫切案件，与此同时，也保证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委员会的资源，保证能够展现积极成果。

关于今天会议的主题，在讨论安全部门改革之前，我谨叙述阿富汗最近某些令人担忧的安全趋势。这些趋势突出说明，必须加快安全部门改革步伐，同时，必须考虑立即采取措施，改善安全状况。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将考虑这些问题。

迄今为止，波恩进程成功地避免了主要对立派别之间的全面战斗，但是，由于国家安全体制虚弱，地方军阀强盛，造成了不安全状况，因此，阿富汗人仍然在经历人类痛苦。安理会各成员应该记得，卜拉希米先生在不到一个月之前向安理会作了情况介绍，当天，坎大哈附近一条公路旁一颗临时埋设的地雷爆炸，造成 12 名公共汽车乘客死亡。此后，坎大哈又发生了若干其他事件。2 月 12 日，一枚手榴弹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难民专员办事处)外面爆炸，这是过去 7 个月里坎大哈联合国办事处第二次遭到手榴弹袭击。值得庆幸的是，在两次袭击中，没有人伤亡。1 月 29 日，在非政府组织消除饥饿行动的大院内，一个爆炸装置引爆，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伤亡。一星期前，在东北城市孔杜兹(Kunduz)，有人向国际移徙组织大院内扔掷了一枚手榴弹，这次爆炸炸毁了这栋房子的玻璃，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伤亡。一个小时后，在孔杜兹市中心发生了第二起爆炸事件。

在阿富汗东部，政府铲除罂粟运动仍然遭到地方部落的顽强抵抗，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由于存在这种紧张局面，联合国已经暂停在纳加哈(Nargarhar)四个区的活动。

联阿援助团最近还收到可信的威胁，说是要在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和库纳(Kunar)等省绑架国际工作人员。因此，已经执行各种加强安全措施。但是，威胁和袭击国际援助机构的情形日益增加，我们对此仍然感到担忧。为了应变，联阿援助团与联合国各机构和某些外国特派团进行了讨论，以确定当安全局势恶化到使任何地方的国际活动已经不安全时应该采取什么行动。鉴于国际驻扎对和平进程的政治意义，大家的共认是，总方针将是对安全事件作个案分析，并把可能撤离的地点主要选择在阿富汗其他地区，同时继续在其他所有地区作业，只要仍然安全可行。我们的行动将以慎重为原则，但绝不惊慌。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仅仅是应急计划，目前在阿富汗境内各主要作用者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地区已经或者可能发展到需要撤离的程度。

尽管大家关切阿富汗全国安全状况，但我高兴地指出，2 月 10 日，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指挥权已从土耳其顺利移交给德国与荷兰。我要感谢土耳其和希尔米·阿金·佐卢将军及其助手过去七个月的领导，以及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22 个派遣国官兵已经并继续展示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我也要感谢主席先生，感谢贵国政府与荷兰承担以诺伯特·范海斯特将军为首的联合指挥任务。

阿富汗安全部门改革任务是艰巨的：国家军队要建设，各派部队要解散，而且需要提供援助，帮助原作战人员重新纳入民间生活。需要建造一支全国警察部队，重建法治，恢复司法部门，打击非法种植和贩卖毒品。最后，必须改造庞大且无孔不入的国内情报机构，使人民不再害怕应该保护他们的机构。

计划今后 16 个月展开的众多的政治活动，使安全部门改革显的倍加迫切。安全部门必须能够提供起码的稳定，以确保制宪支尔格大会和全国选举有意义与可信。卡尔扎伊总统已肯定这一评估，指出安全部门改革是他在今后数月的重点。

成功将取决于采取全面、综合的方针，强调安全部门各领域之间的联系，团结国际作用者与阿富汗领导人在每一层的努力。比如，建立新军队与警察与现有治安部队成员成功地重返民间生活相连。这就需要在地方和全国形成政治共识，需要国际社会承诺提供必要的援助。

成功还将取决于建立具有充分代表性的中央政府机构。国防部和内政部的高层官员必须体现国家区域和政治的多样化，必须表现出在为国家团结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对新生全国性安全部队的必要信任。因此，2 月 20 日更改国防部 17 个高层官员的决定值得欢迎，它有力地表明政府决心建立一支真正全国性的部队。

创建军队、逐步取消各派民兵和有效地实现原作战人员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是安全部门改革的关键。如果这三项工作成功，执行其他工作和整个《波恩协定》将容易得多。虽然我们希望全国政府一级发出的有力信息和行动将有助于建设必须实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各派的信任，但清楚的是，完成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任务所必需的政治支持，可能必须在全国各地逐一仔细和逐渐地建设。在国际支助方面，一次有关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的会议 8 月 22 日刚在东京举行，我相信不久将听到更多的消息。

随着地方民兵的减少，必须创造一支经过改造的全国警察部队，在全国各地提供法律和次序的基础。新任内政部长阿里·艾哈迈德·贾拉立已经表现出准备改造警察的良好姿态。支持边防警察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边防警察最近刚从国防部划到内政部。挪威和其他北欧国家已经表示有兴趣推动这项工作。卡尔扎伊总统和内政部长现在还在草拟一份法令，规定警察和边防警察的改革方向，类似 12 月 1 日有关军队问题的法令。

政府最近在五个罂粟主要产区省内积极开展根除罂粟运动，推动了扫毒工作。正如前面所提，这项执法工作造成了一些紧张，需要同时拿出令人可信的替代谋生办法。我们估计，近期到中期内将有 2 000 万到 4 000 万美元可用于各种替代谋生、基础设施和创造就业项目。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上月发表的一项有关鸦片经济的研究报告，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规模。报告估计，农民种植鸦片的收入总额 2002 年可能高达 12 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政府预期将得到的国际援助总额的半数。

安全部门改革下的一切活动，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同波恩进程下的其他重要政治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成功需要大量的合作，我对各个次部门的领头国家和联阿援助团在喀布尔协调工作感到高兴。但是，完成安全部门改革所需要的资源超出这些指定的领头国家本身所能提供的资源。为此我愿再次强调，这些国家正在努力吸引和协调其他国家对它们负责部门的援助。我敦促会员国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物质支持。联合国已经为向警察、司法部门、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工作、阿富汗国家军队提供工资和非杀伤性装备捐款设立了信托基金。

虽然国际社会能够而且必须提供支助，但归根结底，改革工作的成功取决于阿富汗人自己。今后几个月，临时政府必须用言行加强安全部门改革的政治基础。警察、军队和情报机构在许多阿富汗人的眼中仍然是政治偏见的。如果阿富汗政府能用行动证实他们全国和解的言论，安全部门改革成功的机会将大大增加。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让我们集中关注安全这一重要问题所有各方面。我希望能就此课题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说到底这是整个波恩进程的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西村先生发言。

西村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我十分感谢有此良机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经过 23 年的战争与破坏和最近停止敌对行动一年后，阿富汗境内仍然充满武器和弹药。尽管已取得一些显著进展，但武装力量之间仍然存在有高度紧

张。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工作无法成功，全国和解不能实现，最严重的是，长期历尽苦难的人民得不到真正的安全。在阿富汗人民为重建国家而艰苦努力的时候，这种缺乏安全的状况令他们极为非常担忧。恢复该国的和平与法制是他们最大的愿望。的确，士兵和军官也都抱有这一愿望。他们已厌倦军队的生活。他们渴望返回家园，恢复正常生活。

国际社会目前为了帮助所有阿富汗人开展重建努力，不仅在喀布尔而且也在该国偏远地区调动资源，而这种缺乏安全的状况也令它深为关切。由于缺乏安全，捐助者的资源无法到达偏远地区。

因此，缺乏安全是目前阿富汗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很自然，有关各方之间达成了一致共识：士兵和军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是最优先的事项。减少士兵人数意味着更大的安全。更多的前士兵进入工作场所意味着更和平的发展。

然而，光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不足以保障安全。要想确保阿富汗境内的安全就必须使国家能够行使唯一的执法能力。这当然意味着建立一支国家军队和国家警察部队。

取缔麻醉品的行动在确保安全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同样也是必要的。所有这些要素都必须具备，使该国能够靠法制存在，而不是靠枪杆子来统治。

基于这些考虑，卡尔扎伊总统于去年 12 月 1 日颁布了一项重要法令，其中广泛概括了有关安全、军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原则和条件。

该法令具体规定，将组建一支不超过 7 万名士兵的新阿富汗国家军队。它的组成将具有族裔平衡性。更重要的是，该法令还规定，不属于阿富汗国家军队的军事编队、武装集团和任何其他军事或准军事单位，都将被取缔。

这将是政府在全国各地实施控制的努力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一支新的国家军队将组建，所有地方军事编队都必须消失。这的确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

今年 1 月 11 日，卡尔扎伊总统采取进一步步骤，颁布法令，设立四个政府委员会，从而推动更深入地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就在上星期六，即 2 月 22 日，卡尔扎伊总统在东京宣布他打算在开始这个进程一年之内解除全国的武装。他说，他将在今年 3 月 21 日宣布一项详细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在出现了最近这些显著的事态发展后，我今天可以向安理会汇报，在阿富汗境内，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牢固基础正在建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将很快开始，它可能改变阿富汗的面貌，将它从一个冲突中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和平发展的国家；整个国际社会都致力于支持该方案。

阿富汗境内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与其他国家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并无不同。然而，由于派系纷争由来已久，阿富汗境内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预计将是艰难的。新国家军队的组建必须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同时进行，这使这项工作更加复杂。

基本过程如下：将要被解除武装的所有士兵首先必须经过一个解除武装委员会，并且将需决定是加入新的国家军队还是复员。希望加入新国家军队的人必须通过一些严格的征募考试。考试不合格者以及选择脱离其武装编队的人将接受登记。政府将向他们提供各种重返社会福利计划，包括职业培训、信贷计划、通过公共工程提供就业、土地赠予、现金补偿以及以社区为基础的发展项目等。

此外，复员士兵将可利用一个广泛的职业安排网络，使他们能够在全国各地寻找就业机会。

在行政机制方面，阿富汗新开端方案即将设立，作为主要的执行机构。该方案将在全国九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它将对个人进行登记，帮助他们选择最适当的工作培训选择和机会，并在三年时间里提供必要的后续服务。

我想简要地解释一下作为牵头国的日本政府打算为这一方案作哪些贡献。

首先，日本完全致力于成功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我们将继续与另一个牵头机构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开展合作，在整个进程中起一种合作作用。

在资金方面，日本政府已认捐 3 500 万美元，目的是启动和平伙伴关系方案，它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基本组成部分。除了财政捐助外，日本将考虑为建立一个大型数据库提供援助。该数据库对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实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日本提供合作的另一个主要领域是职业培训。除了先前提到的财政捐助外，我们还将提供一个广泛的培训方案。

此外，我们期待设立尽可能多的创造就业援助项目，以达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要求。我们希望在这些公共工程类别的项目中雇用尽可能多的前战斗人员。

我们面前的任务的确是艰巨的。我们预期将遇到许多挑战和挫折。但是我相信，阿富汗政府、阿富汗全体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将继续团结一致，共同迎接挑战。

然而在今天，从现实观点看，我可以预见其中的一些挑战。

首先，我们将须处理的问题是，如何就脱离武装编队的士兵和军官人数达成协议。持有武器的士兵人数很难估计。战斗人员的定义本身就存在争议。

建立轻重武器收缴机制以及保持武器收缴过程的透明度，也将是一个难题。

在这个方案的所有阶段，我们都必须非常注意确保有一种强烈的公平与公正意识。

在该国，各群体之间的纷争和竞争是长期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任何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有关各方之间建立信任将是解甲返乡获得成功的关键。因此，一种敏感的做法将是绝对必要的，但与此同时，一种现实的态度也是重要的。解除武装的任务必须在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方开始，以便它能够为进一步的成功创造势头。

时限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卡尔扎伊总统上星期在东京指出，一旦开始，解除武装的进程将持续一年。这个时间表的基本考虑是让解甲返乡在定于明年 6 月举行的大选的构架中发挥作用——当然，是一种积极的作用。

还有一个棘手的技术问题——即如何处理仍然控制着大多数人和社区的指挥官，当然，与往常一样，也有财政方面的问题。捐助者已经投入的捐助将不足以完成我们前头的艰巨任务。

在最近举行的解甲返乡问题东京会议上，正如我早些时候所说，日本认捐了 3 500 万美元。美国认捐了 1 000 万美元；联合王国 350 万美元；加拿大 220 万美元。用于启动的这 5 000 多万美元是一个很好的记录，但未来的前景还不一定是鼓舞人心的，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在整个进程中争取可靠的资助。最后，解甲返乡的成功终将取决于该国本身的经济能力。阿富汗经济和国际社会将如何能够产生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吸引每一个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有这些和其它问题都是敏感问题，最终需要作出政治决定。如果没有广泛的政治协议，解甲返乡很有可能不会取得成功。解甲返乡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所有政治和区域领导人作出坚定的承诺。

如果喀布尔政府和所有区域领导人要履行并维持这一承诺，绝对必不可少的是，整个国际社会依然致力于阿富汗，并向它提供所有可能的支持和鼓励。实际上，促使日本政府在三天前组织阿富汗解甲返乡问题东京国际会议的主要动机就是加强这一声援和支持。作为那次会议的主席，我敦促了所有与会的国家和机构携起手来，在阿富汗人民努力通过恢复和平与实现真正和解来重建其国家的时候欢迎他们。

在日本和联阿援助团看来，解甲返乡对阿富汗国家的重建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国际社会必须继续介入，并在我们的阿富汗朋友开始一场勇敢斗争的时候

向他们提供一切支持，这一次他们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和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布朗先生发言。

布朗先生（以英语发言）：很显然，一个运作的警察系统在阿富汗各地的重建是为这个遭受战争蹂躏国家建立安全的国际努力的一个关键的支柱。在这种背景下，并应联合国和阿富汗临时行政当局的请求，德国在重建阿富汗警察力量方面承担主导作用——这项任务非常紧密地与已经多次提到的其它四个安全部门联系在一起。

在警察部门迄今取得什么成果呢？德国和阿富汗专家们在 2002 年早些时候所作的一项初步分析表明，在喀布尔和该国大多数省份的各地，阿富汗警察基础设施基本上已经被摧毁。许多警官几乎或根本没有受过训练，装备不足，承担大量非警察的任务，并且缺乏保健和社会保障。薪金和培训系统均已瓦解，而且与民众的关系经常是非常差的。

就象在其它许多领域一样，临时行政当局对警察的控制大体上仅限于喀布尔。有时，许多警察职能是由非正式的“后门警察”行使的，他们是名义上附属于警察力量的圣战者，但缺乏执行警察职能和实际任务的充分条件。所谓的征募巡逻人员制度把能够征募的人员分配去服役，或者在军队中服役，或者义务两年在警察力量中服役，作为不支薪的巡逻人员。

因此，现在有以下任务：重组警察力量；重建内政部及其有关的部门；重建被摧毁的警察大楼和重新装备警察力量；重建一个警察培训制度；考核征募巡逻人员和“后门警察”的资格或让他们复员；把警察重建方案延伸到全国各地，并建立一个全国警察机构；确保一支现代警察力量的作用，按照新的阿富汗警察立法以及警察和民众当中的职业道德，在法治下运作；以及加强国家对使用武力的完全控制和中央政府在全国各地的权力。

在这一评估的基础上，并且与安全部门的其它主导国家协调，确定了下列三阶段的时间表。在第一阶段，从 2001 年晚些时候的波恩进程开始，持续到 2002 年 6 月的紧急大国民议会，在喀布尔建立了阿富汗新国家警察的基础结构。目前正在展开的第二阶段预定持续到 2004 年举行议会选举，包括巩固和扩大喀布尔的中央机构，以及逐步将这些机构延伸到各省。第三阶段将确保联邦和省各级警察力量的运作、它们与其它安全结构的联系、以及到 2005 年年底我们作为主导国家的逐步撤出。正在分发的我的书面发言稿的附件一详细地列出了这些事项。

从一开始人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某些框架条件对成功将是关键的。它们包括阿富汗充分执行《波恩协定》；国际社会和主导国家在阿富汗自己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支持行政当局；国际上持续支持阿富汗境内的反恐怖主义斗争；国际社会持续提供财政援助；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安援部队）至少维持在目前的规模；减少来自区域领导人的干预；以及警察部队、司法系统和武装力量在打击非法毒品斗争中的互动。

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并非所有这些条件都已得到充分满足。虽然与阿富汗过渡行政当局，特别是内政部的合作是良好的，但是，除了喀布尔之外——安援部队在那里保障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总的安全局势并没有重大的改善。将所有省纳入警察训练的努力中的区域合作并非都令人满意，也很难在重建诸如军队之类的其他治安部门方面和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取得进展。

经费筹措一直是一个问题，尽管还不是一个限制性因素。警察薪金的主要来源——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阿富汗法律与秩序信托基金——正由于资金不足和其他困难而举步艰难。该基金目前只有 1 100 万美元，远远未达到其 6 500 万美元指标。此外，用于警察重建的国际捐款不充分满足目前的需要。今后 4 年国家警察部队的重建、设备和训练的总费用估计大约为 1.8 亿欧元——近 2 亿美元——不包括薪金。这并不包括边境警察，因为边境警察的预算数字仍未确定。迄今为止未达到原订的捐助者参加数字。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因素，但我们正在按照时间表运作。为在喀布尔建立一支发挥作用的警察部队奠定

了基础。自 2002 年 8 月以来，警察学校重新开放，成功的教练员训练方案以及主要来自荷兰、印度、挪威、芬兰和土耳其的国际捐助，使阿富汗新警察部队的标准训练工作得以开始。大约 1 500 人现在警察学校注册学习现役警官和非现役警官课程，从而确保永久地建设一支致力于法治和人权的警察部队。在阿富汗 20 多年来第一次班级里有女警察学员。

建立了进一步训练警官的机构，训练班于去年夏天开始。作为我的书面发言的补编的附件二显示警察学校的训练结构。

用联合王国、美国和联合国国际药物控制计划署提供的捐款，重新建立了国家刑事警察和国家缉毒警察基础结构。由于重建了喀布尔警察部队的大楼并配置了新装备，该部队现在能够再次工作。

通过在警察学校校园内设立一个医疗队，为重建警察卫生部队重新奠定了基础。日本即将提供的捐款将进一步扩大这一核心。

重组警察和内政部的工作正取得良好进展。建立了国家警察部队和由边境巡逻队和移民事务队组成的新阿富汗边境警察部队的结构。作为我的发言的补编的附件三显示了为国家警察部队和边境警察部队所设想的结构。

内务部正采用新的、现代化结构，可见附件四。我的理解是，卡尔扎伊总统昨天同意了新内政部结构。

多亏了加拿大、丹麦、芬兰、德国、爱尔兰、挪威、瑞士、联合王国和世界银行的捐款，法律与秩序信托基金保障喀布尔警官和警察学校学员以及教职员工的薪水。从一个驻喀布尔的中心分队开始，正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以计算机为基础的警察情报系统。在那里，正训练警官今后使用这一系统。最后，阿富汗于 2002 年 11 月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

将各省纳入警察重建方案的工作已开始。迄今为止，根据其设备、重建和训练需求，对 32 个省中的 10 个省进行了评估。提供了将这些省纳入重建和地方训练方案以及警察薪资制度和工作人员重组所需要的资料。建立了在各省份部署警察的结构，见附件五。

我现在要谈谈前面的道路。2003 年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希望，在这一年，在喀布尔重建的中央警察机构的工作得到巩固；训练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纳入该国巡警部队；加强一支专业的边境警察部队；以及最重要的是将在喀布尔取得的成果扩展到该国其他地区。发展与成就的水平将取决于总的安全局势中的积极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参与。

阿富汗内政部目前正在完善一项直至 2005 年的国家警察部队重建战略，该战略与复员和加强武装部队方面的进展保持一致，并且制定里程碑和基准。我们相信，阿富汗过渡当局将很快通过该战略，并将颁布一项总统法令，反映关于重建武装部队的总统法令。

这项战略的重要特点是：第一，决定国家警察部队的目标规模为 5 万人，以及加强一支 12 000 人的边境警察部队；第二，将征募巡警制度改为阿富汗警察结构第三专业部门。征募制度于 2002 年年底停止使用。在过渡时期，目前被征募的警察将参加专业训练方案，以使他们能够在全国训练员滚雪球般增长方案下合格成为警察部队成员，不然他们将复员。美利坚合众国承担了组织和资助这一巨大任务的职责。

将警察重建工作扩大到各省份是一项重大挑战。在许多省，这一挑战将主要是财政和组织方面的。在其他省，这一挑战还将带来不能仅用警察手段来处理的重要的安全问题。为了在 2004 年年底之前成功地将所有省纳入这项工作，必须结束军阀、不同族裔及其民兵之间混战所造成的不稳定。

打击毒品生产和贩毒活动将是对安全部门中的牵头国在其相互重叠的责任领域中取得协同效应的能力的重要考验。这将需要所有阿富汗和国际行动者在安全部门协调一致的努力和承诺。

建立边境警察部队将是另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将缉毒工作和重建阿富汗国民军同警察项目联系起来。我们希望，以挪威为首的北欧国家将在这项任务

中发挥显著的作用。作为主管全盘警察重建工作的牵头国，德国准备、并将乐意在概念和协调方面支持北欧国家。我们感到乐观的是，阿富汗过渡当局最近阐述的初步结构可于今年建立。

我们将游说国际社会和负责国际协调视为我们作为主管重建阿富汗警察和边境部队的牵头国所起的作用的中心职能。在技术方面，我们拟定了一个单元目录，包括训练班、设备和重建项目，作为可能捐款的基础。我们可利用这一目录来执行任何支助措施，无论是直接地、通过驻喀布尔德国项目警察部队(目前由 14 名德国高级警察和边防警察组成)、通过为我们工作的各组织，还是通过阿富汗过渡当局。

我已经提到迄今为止使警察重建项目获得成功的国际捐助。我要借此机会重申，阿富汗警察需要持续和更多的支持。我们请求安理会成员帮助我们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其各自政府。

即将对阿富汗内政部进行的重组以及就警察和边境警察的未来形状和结构作出的战略决定，为我们提供了进而建立一个致力于维护法制和人权的现代化、专业的阿富汗警察部队的坚实基础。但仍需做大量的工作，波恩进程才能是不可逆转的，而且阿富汗政府和行政当局才能更加强大并获得自己推动重建进程所需要的机构和经验。实际上，2003 年将是这方面重要的一年，我们依赖安理会成员的帮助和贡献而使之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布朗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让那些想对西村先生和其他通报者提出问题的安理会成员发言。我建议我们先聆听所有问题；然后我再让三位通报者发言，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并作进一步的澄清。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谨对塞斯纳型飞机坠毁一事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表达联合王国的真诚悼唁。在今天的辩论范围内的一个特别的损失，就是阿富汗矿产和工业部长朱马·穆罕默德·穆罕默迪先生，我们对此表示哀悼。

我们非常赞赏副秘书长盖埃诺、西村大使和布朗大使今天上午的通报，而且非常感谢日本政府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投入并感谢德国政府正就内政部和警察改革所采取的行动。

我想听到布朗大使谈到一点关于内政部重组方案的更详细情况。他的通报中的细节是非常有益的，意图建立的机构似乎非常有道理，但该方案如何招募阿富汗人士来承担这一机构中所确定的工作？德国的方案是否考虑到如果资金到位，就能够在他所规定的时间内找到具有起码资格的适当个人来承担该机构和该制度中的职务？

对于国际参与的问题，听到北欧国家和其他国家发言令人颇感兴趣。这种国际支持足够广泛吗？他是在寻求我们能够使我们各国政府具体检查的国际社会的进一步特别投入吗？

科努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也感谢副秘书长盖埃诺、西村大使和布朗大使今天极为有趣和非常技术性的和有益的通报。我认为，他们向我们提供的材料对我们在今后几年中完成工作将是重要的。

我要对所有三位通报者提出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副秘书长盖埃诺的。有报告表明可能让北约参与保证阿富汗的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与联合国秘书处进行任何接触了吗？

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如下。对于把能够得到驻阿富汗国际部队保护的安全区扩大到首都喀布尔以外的可能性，正在采取行动吗？

下面是对西村大使的问题。鉴于阿富汗局势的非常特殊的复杂情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将很困难。我们将面对的情况是，人们不愿意自愿地交出武器，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属于某个武装团体，而是因为局势不安全，人们可能只是想保留武器以保护其家人。西村先生和布朗先生的通报似乎表明，希望协调解除武装进程并加强该国的安全状况。然而西村先生说解除武装将在一年内完成，而布朗先生说警察

改革将需要到 2005 年。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在复员方面遇到的问题各省都一样吗？如果不一样，该国哪些地区需要更多的努力？西村先生怎样看待正在协调的进程？

最后，我们向布朗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就我们理解，阿富汗警察——主要是边境警察——的主要任务之一，将是打击毒品贩运。他如何看待阿富汗保安部队和邻国有关部门之间的互动？这些国家也正在争取阻拦从阿富汗流出的毒品。联合国如何能够在这一努力中提供更多的帮助，我们如何能够加快这一工作？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今天上午，我国代表团获悉在阿富汗发生的飞机失事，其中阿富汗矿产和工业部长、巴基斯坦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以及两国的其他一些官员死亡。在这种不幸的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要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使深表同情。

我国代表团感谢三位发言者即盖埃诺先生、日本的西村大使和德国的布朗大使非常翔实的通报。

我们要问两个问题。2 月 22 日在东京举行了阿富汗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会议。当时几个双边和多边捐助国证实，它们想支持该国的一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关于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关切的是在奥斯陆和随后所作的认捐同在东京所作的承诺之间要建立的联系。换言之，用于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资源是追加资源还是从作为在 2003 年奥斯陆进程的一部分而向阿富汗认捐的 20 亿美元中扣除？

我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在司法制度运作，特别是司法委员会运作与消除不安全状况，特别是关于叛军军阀和在他们所控制下的领土方面之间建立联系。通报人员谈到在阿富汗所进行的辩论。他们是否认为应该更强调促进和平与安全，而非巩固法制？鉴于裙带关系和军阀及其盟友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气氛，如何能够兼顾这两方面？

我要同安理会成员讨论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阿吉拉尔·辛塞尔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也要就盖埃诺先生、西村先生和布朗先生向安理会成员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我们特别要感谢西村先生和日本在维护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重建所作承诺方面所开展的出色工作。我们还要欢迎和赞赏布朗大使和德国在组建一只警察部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这使得能够在阿富汗建立可靠的法律秩序。

在这方面，我想知道，鉴于布朗大使向我们提供的情况，是否正在作出积极努力，建立一支将在整个国家有决定性存在的警察部队，并将能够在提高国内警察执法的同时保证边境的安全。鉴于目前阿富汗的局势，我们希望了解考虑建立什么样的机制来协调努力，在建立了各省警察部队的同时建立一支国家警察力量。这个问题是不是最后一定要在起草新的宪法时才解决？国家警察力量为在各省争权夺利的武装派系背景下建立法治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支力量实际上是政治稳定的力量。但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解决那些可能不服该力量管辖权的各派系。布朗大使是如何设想巩固进程的？由于要建立一支权力凌驾在各省份武装或警察力量之上的一支国家警察部队，阿富汗境内会发生何等程度的冲突？

哈立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那些已就悲惨的空难而表示慰问的代表团。我愿同他们一道就阿富汗采矿和工业部部长在这次事件中不幸丧生而向我们阿富汗的兄弟们深表慰问。

我们还要感谢三位通报人员所作的全面发言。我们对于国际社会为改善阿富汗安全方面而作的种种努力深表赞赏。

巴基斯坦对该国际社会合作进程也作出了微薄贡献。我们为训练阿富汗军队和警察提供了设备和设施，并推动加强阿富汗司法系统和毒品管制机制。我们还在排雷领域提供了特别训练。我确信，这里大家一定都希望了解，就在上个星期，巴基斯坦政府捐助大批武器，包括 500 挺 MP-A-3 型轻机关枪、180 门

82-毫米迫击炮、75 枚火箭发射手榴弹以及供上述武器使用的大量弹药。交运这些武器是巴基斯坦致力于支持和加强阿富汗中央政府承诺的一部分，也是根据在波恩会议上所设想的那样而协助建设阿富汗国家军队。我们将继续支持旨在改善阿富汗安全状况所作的种种努力。

我要向西村大使提几个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阿富汗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设想是否将包括禁止将武器贩运到阿富汗境外的措施。我们还想听听他有关国际社会将如何保证各大小派系在参加解除武装进程中充分合作方面的观点。他还谈到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财政方面。如何能够确保进程，特别是其重新融入社会方面得到充分资金？

德拉萨伯利埃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盖埃诺先生、布朗大使和西村大使通报情况。我感谢主席德国采取这项最佳主动行动。德国和日本作为警务工作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的主导国家，其作用非常显著。安全和加强中央权威仍是阿富汗必须面临的两个主要挑战。今天上午，安理会听取了这几个领域的进展情况。但安理会也听取了为确保全境安全而尚待完成的工作。

在提出几个问题前，我要仅忆及：国际社会必须继续致力于阿富汗安全部门的改革，在这方面，法国正在同美国一起，在统一的阿富汗军队的训练方面作出特殊努力。2002 年，法国训练了两个营。第三个营目前正在接受训练。7 000 名士兵将在 2003 年底以前完成基本训练。我国还将开始对军官们进行特殊培训。因此我们今年将培训 270 名军官。在我们从事这项工作同时，我们还计划在我国军事院校培训阿富汗军官。

我要向盖埃诺先生提一个问题。他曾告诉我们，卡尔扎伊总统目前正在就警务改革和边界巡逻问题拟定一项同建立阿富汗国家军队的 12 月 1 日法令相一致的法令。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能否了解一下该法令的一般性质和执行该法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将采取哪些具体步骤执行该法令？这也是向布朗先生提出的问题。

西村大使告诉我们，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必须在最有可能取得成功的地区首先进行，以便形成一定的势头。我要问西村大使，他是否可以告诉安理会，哪些地区最有希望创造这种势头。

最后，我要表明，我们下个月将拟定一项延长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任务期限和改进其任务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将是安全理事会的又一次机会，使它得以集中关注阿富汗的安全问题，阿富汗今后重建成功与否——正如大家今天上午反复表明的那样——将取决于此。

阿里亚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已经提出我要问的问题。但我要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代表团表示衷心哀悼。

威廉森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同其他各位一起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表示哀悼。

我只有两个短暂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针对西村大使的。我想知道他是否可以就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全面筹资需求概算，例如，包括他在陈述中论及的职业培训和其他方案的概算，提供一些更详尽的情况。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针对布朗大使的。他是否可以在英国的发言基础上，更详尽地谈一谈征募警员的各项努力，以及他目前遇到什么困难。然后我将提及在军队征兵训练方面遇到的若干挑战。

特拉奥雷先生（几内亚）（*以法语发言*）：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同前面发言各位一起，就致使阿富汗矿产和工业部长和几位巴基斯坦官员丧生的空难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代表表示衷心哀悼。

我要感谢盖埃诺副秘书长、日本西村大使和德国布朗大使今天上午作非常有益的简报。我特别感谢德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在阿富汗重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我要就鸦片生产问题问西村先生一个问题。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则 2002 年的鸦片生产高达 12 亿美元——这个数额等于预计向阿富汗提供国际援助的一半多。鉴于国际援助姗姗来迟，我要问一问西村先生，他认为必须采取什么具体步骤同这一祸害进行有效斗争。如果鸦片生产不得到禁止，那将破坏该国走上正轨的机会。大家都知道鸦片和其他各类毒品的破坏性后果。我认为，必须制定措施制止阿富汗境内的大规模鸦片生产。

马凯拉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和大家一起就最近发生的空难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两国政府表示哀悼。我还愿感谢盖埃诺先生、西村大使和布朗大使出席本次会议。他们向我们全面通报了阿富汗的事态发展。

为简明扼要起见，我要仅向西村先生和布朗先生提几个问题。就西村先生的简报而言：铭记已经提及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地方酋长和民团首领在国内各地的影响，西村先生认为应如何确定其工作重点，以及什么是即将面临的最重要挑战？他认为该国哪些地区最难以融入该方案？

我要问西村大使第二个问题，涉及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努力。我们联合国有着进行这种努力的长期历史——其中一些努力的成功超过另一些努力。也许他可以说说这些经验中是否有任何方面可作为他的努力的基础，并且在什么程度上这一经验可被用于阿富汗问题。

关于布劳恩大使向我们做的全面的通报，我首先谨指出，我们确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我们知道阿富汗政府缺乏支付警察工资的资源，因此，国际社会的捐助是必需的。

因此，我想要问问布劳恩大使他怎样看待这个问题，他是否相信这些部队中必须有着平衡的民族组成？

迈克达德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就飞机失事事件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衷心的慰问，阿富汗矿业和工业部长以及几位巴基斯坦官员在失事中丧生。

我们谨欢迎盖埃诺先生、西村大使和布劳恩大使出席会议，我们感谢他们各位进行的重要通报。盖埃诺先生就阿富汗总的安全局势向我们做了通报，布劳恩先生就民警部队的重建做了通报。我们感谢他们在这方面提供的详细的情报。同样，我们也谨感谢西村先生，他描述了阿富汗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

简而言之，我们要做一个评论和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听盖埃诺先生说，阿富汗的安全局势依然脆弱，安全环境不像我们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好。自然，我们相信，在盖埃诺先生的话同布劳恩先生和西村先生提供的事实之间有联系。我们相信，我们要能够执行布劳恩先生和西村先生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就必须考虑到盖埃诺先生的意见。

我们相信，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将是漫长的，因此，我们必须把重建努力同复员进程联系起来。

西村先生和布劳恩先生打算如何缩小重建和复原同安全局势之间的差距？

加斯帕尔·马丁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也谨同其他同事们一道向阿富汗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慰问，我们今天上午获悉他们遭受的损失。阿富汗国家长期以来处于战争状态，饱经创伤。随着战后时期重建的进行，该国仍然面临悲惨的局面。

我也谨指出，我对今天上午盖埃诺先生、布劳恩大使和西村大使向我们所做的三个通报表示非常满意。这是关于关键问题的三个内容非常丰富的通报。在经过 23 年的战争之后，一个国家确实需要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计划，看到日本这样的国家带头进行这方面的工作令人高兴。

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几个问题。

首先，西村先生提到不同国家提供的总数为 5 000 万美元的捐助，还说这只是开始，需要更多的捐助。我的问题是，获得进一步捐助的前景如何，因为，正如前面的发言者已经提到，这将是一个需要大量资金的漫长进程，特别需要领导国家同其他国家进行协调与合作。

关于警察，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中要培训警察，招募新的警官，利用那些正在复员或是参加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人将是有益的。在两者之间正在进行何种协调？在招募人员和顺利进行这一工作方面是否有任何问题？

在上个月有关阿富汗的通报中，有人提到安全局势可能为 2004 年的选举制造问题。今天，我想有人提到确实计划在 2004 年进行选举。在 2004 年进行选举实际上是否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向我们做通报的人发言回答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之前，首先请允许我同其他人一道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慰问。

我请阿富汗代表发言。

法哈迪先生（阿富汗）（以法语发言）：我非常感谢盖埃诺先生、西村大使和布劳恩先生向我们进行通报，使人对阿富汗提出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尽管其中有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答复。我也期待着对这些问题将要作出的答复。

我也非常感谢盖埃诺先生通知安理会一位伟大的阿富汗爱国者朱马·穆罕默迪的去世。他乘坐的包机失事，几位巴基斯坦官员也丧生。我向巴基斯坦代表表示慰问。

穆罕默迪先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是一位水文学家，也是一位管理专家。显然，他对阿富汗丰富的水资源非常熟悉。他是阿富汗皇家政府的成员，也是达乌德政府部长。只是在他作为达乌德亲王政府内阁成员而被囚禁之后才离职。他被释放以后（当时统治阿富汗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立即被世界银行雇用，该行需要一个像他这样的人为从土耳其至叙利亚的水道工作。该工作是法律和技术性质的，穆罕默迪先生为此工作了数年。其后，他作为前政府部长加入了卡尔扎伊先生的政府。

他是一名来自帕克提卡地区的普什图族人。他曾与来自若干民族的同事和技术员共事。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我相信他将得到上帝保佑。

张义山先生（中国）：首先，我愿意象在我前面发言的同事一样，对于发生的不幸事件向阿富汗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表示哀悼和慰问。

中方认真地听取了三位代表的介绍。他们的介绍非常详细，对我们了解阿富汗的情况极有帮助。而且在我前面发言的不少同事已经提出了不少的问题，有些问题也是我想问的。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我想问两个问题，一是向盖埃诺先生，在盖埃诺先生的介绍当中，他提到多次发生了对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援助机构的攻击。有一个机构甚至两次受到手榴弹的袭击，所幸的是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但是我想问一下，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考虑，如何有效地减少这类的攻击。

再有一个问题是对布朗先生。布朗大使在他的发言中谈到，阿富汗已经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个成员，所以我想问一问他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如何充分利用国际刑警组织的关系，来进一步地建设和培训阿富汗的警察力量？

瓦西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您组织了这次有关阿富汗安全局势的重要会议，使我们有机会听取西村大使、布朗大使和盖埃诺先生如此出色的简报。我们感谢西村大使和布朗大使所作的和所协调的工作。

在这方面，请让我象前面的发言人一样，表达我们对这次悲惨事件的慰问，在这次空难中有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官员丧生。

我谨通知安理会，2 月 20 日，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国际安全援助部队保加利亚特遣队进行了第三次轮换。

因为已经问了许多问题，我觉得通报人要回答所有问题将十分困难。可不可以仅仅让他们告诉我们一些有关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和有关牵头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的有效性的初步看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西村大使发言。

西村先生（以英语发言）：我非常感谢安理会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所显示出的极大兴趣。

向我提出的问题有好几个。我将把这些问题分成三、四个大类。

第一，安理会成员已经就在若干地方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怎样开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可能想到，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进程。的确如此，我同意。我们都知道，我们面前有一个非常困难的行动，但是我想我必须提醒安理会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迄今为止，喀布尔政府所作的所有决定都在国防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和辩论，该委员会由所有的地方政治领导人组成。因此，从理论上说，在进行官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的所有领导人中，已经有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的问题和阿富汗的问题，是在实践中测试所有这些政治领导人在原则上达成的共识。因此，这也是对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测试。

我刚才谈到了一个实际的态度，即我们应当从最可能成功的地区着手。的确，这种实用态度与此进程有关。我们的意图——这也是所有有关各方，包括阿富汗政府的意图——是在阿富汗开创一种新的趋势。有些社区和省非常希望在他们的地区开展这些活动。当然，整个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涉及经济的奖励措施。各社区现在认为这些奖励措施将会到位。这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因此我们应当从这些地区着手。他们表示，他们希望这一方案从他们的社区开始。还有些社区表示希望看到方案启动，因为士兵们自己也希望离开军队编队。在其他情况中，也有人表达了这种愿意和意向。当然，抵触者一定会很多。但有些省、城市和小村庄希望向前迈进。我们认为，这可能会创造一个新趋势——一个新趋向，新潮流，在其他地区或许也可对其予以推广。这是我们的战略。

俄罗斯代表问，他们是否希望保留武器。他们当然希望这样做。事实上，根据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不会收缴所有类型的所有武器的。根据我的理解，有一类武器必须收缴，而有些类型的武器——轻武器——不会收缴。对于要收缴和不收缴的武器，应作出明确区分。我认为，其他国家的其他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也是这样做的。阿富汗让其人民手中保留小武器是毫无错误的。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应放到后面的阶段解决。如果你到了那里，我想你会发现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进程本身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靠当前机制和现有财政资源是不能应对的。

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对财政方面表示了极大关注。我也赞赏业已表示的关注，理解各位成员对财政前景的担忧。事实上，5 000 万美元只是这个方案的启动资金，这一数目对整个方案是不够的，因为方案可能需要至少两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估计，三到四年时间所需的总额将达到1.3到1.5亿美元。所以，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我们必须协同一致，以确保从国际社会征集到财政资源填补缺口。这将是一项艰巨任务，但我认为我们必须克服它。

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那就是，所有捐助国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基金——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即是该基金的设立宗旨——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财政方面，还体现在伸出援手，满足已离开军队和军队编队的前战斗人员的要求上。许多国家向阿富汗提供了公共工程类援助项目，这对给前战斗人员创造就业机会，将是一极大帮助。

喀麦隆代表问，认捐款是追加的，还是以前的认捐款中的一部分。我没法代表其他国家讲话，但在我的印象中，捐助国提供的捐助是以前认捐款的一部分，第一次认捐是在一年前于东京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上作出的。事实上，一年前的东京会议共从

国际社会募集到 45 亿美元认捐款。在东京会议召开时，还没有制定任何具体项目。因此，随着具体方案的确定，捐助国根据认捐总额提供捐助，是完全顺理成章的。

就日本而言，我们向方案认捐的 3 500 万美元是日本政府向阿富汗全面重建活动认捐的 5 亿美元的一部分。

智利代表想了解其他国家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我不太了解这方面的其他做法；盖埃诺先生或许能够将过去的做法和我们现在在阿富汗的做法作一对比。

叙利亚代表提出的问题涉及到消除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与发展项目之间的距离。我不敢说我能适当回答这一问题。请让我谈一谈我一直在进行的对比。这取决于我们是在跟谁谈话，但就将要离开军队编队的士兵人数而言，有人说根据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将有 100 000 士兵最终离开军队，也有人说是 200 000 或 300 000。我还要提及自冲突停止以来返回阿富汗的 200 万难民。

因此，一方面，我们讨论从军队中退出的士兵问题，另一方面，我们有数字庞大的难民——难民人数几乎是士兵人数的 10 倍。照顾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士本身就是一项艰巨任务；我们必须照顾这些人。但是，与此同时，即使士兵人数较少，我们也必须照顾好士兵，因为促使士兵恢复平民生活显然是建立新阿富汗、使其成为一个和平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处理阿富汗发展进程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照顾难民、建设基础结构和恢复学校和医院。我们正在——而且必须——做所有这些工作。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安排好所有这些士兵和军官，因为他们恢复平民生活将意味着该国将改变其基本特征。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西村大使发表意见并作出澄清。下面请盖埃诺先生发言。

盖埃诺先生（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是否曾经与我们接触。没有。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听到，可能有这种想法，但迄今为止，我不知道北大西洋理事会是否对阿富汗问题作出了任何决定。

（以法语发言）

法国代表询问即将发布的关于警察的命令。据我们了解，该法令将介绍警察部队和边界警察部队的人数，介绍该部的结构调整，介绍成立公路警察的情况，成立公路警察将是阿富汗警察结构改革的一部分。存在哪些障碍呢？存在的障碍与成立阿富汗国家军队时遇到的障碍相同：资金问题、各族裔在警察中具有平衡代表性问题和一般的如何改善安全局面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上午一直在讨论的问题。与军队相比，在和平的阿富汗，警察必然发挥主导作用。但我们尚未发展到这一步。此外，还有将国家警察部署到喀布尔以外地区的问题，我认为，毫无疑问，这将是推动阿富汗建设和平努力中最微妙和最重要问题之一。

（以英语发言）

安哥拉常驻代表问，在 2004 年举行选举是否现实。确实，存在相当大的挑战，今天上午的讨论显示，关于改善安全局势问题，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在签署《波恩协定》两星期后建立临时行政当局现实吗？在几个月后举行紧急支尔格大会现实吗？我认为，从一开始，我们的时间表就非常紧凑；这是一项政治决定。迄今为止，我们在各期限内完成了任务，我认为，这是阿富汗人民政治意愿促成的，也是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促成的。如果阿富汗人民保持应有的这种政治意愿，如果国际社会坚持这种应该作出的努力，那么，或许我们不会说举行选举是不现实的。

西村大使提请我注意智利代表关于从其他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活动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我谨着重谈谈其中两项。第一项是筹资问题，这是任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都会遇到的老问题，这是国际社会必须持续对阿富汗作出承诺的具体例子。另一项经验教训——我认

为今天上午的讨论说明了这一点——是，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必须与改革安全部门的努力密切相连；两者确实是并行不悖的。因此，我认为，这是巩固阿富汗和平努力的两个方面，应该更多地协调这两个方面。

中国代表问我们如何减少对联合国人员的攻击。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是一般性答案。攻击联合国人员只不过是阿富汗总安全局势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改革安全部门的所有努力——通过建立体制而不是通过枪杆子在阿富汗全境巩固地方政治——都将对我们人员的安全产生正面影响。此外，我们可以提出的另一个答案是，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我们正在采取的防范措施是执行所谓最低活动安全标准，这就是，我们指示在阿富汗的联合国人员在从一个地方前往另一个地方——例如，从住地前往工作地点——时遵守严格的程序，将我们在阿富汗的工作人员的危险降到最低。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副秘书长的发言和答复。下面请布朗大使发言。

布朗先生(以英语发言)：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我谨按照若干不同主题将这些问题归类，首先是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内政部和警察征聘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资格问题。我谨将美国、智利和安哥拉代表提出的问题归于这一类。

征聘合格人员确实存在困难，但并不是不可能的。从事警察工作似乎对阿富汗国民有吸引力，这是一项受尊敬的工作，具有良好的传统。去年 8 月，警官学校要招收第一批 1 500 名学员，当时，成功地从来自所有 32 个省的候选人中挑选了合格学员，他们适当地体现了人民的族裔组合情形。

联合王国代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警察项目是否得到足够广泛的国际支持。我在发言时已经指出，需要更多的国际支持。如何增加支持呢？我们制定了一个单元目录，整个警察项目被划分为各单元。这是一份不断演进的文件，其中载有训练、重建和设备等许多单元的细节。

我已前往已表示有兴趣的国家首都，让一些感兴趣的国家了解这份清单。我愿借此机会告诉安理会，可以从我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索取这份清单，也可以通过在柏林的安理会成员国大使馆，以及通过在喀布尔的我国大使馆和警察项目办公室索取。

我们在柏林同参加警察项目的国家定期举行会议。最近一次会议有 16 个国家参加。这不是一个关闭的集团。我愿邀请所有会员国让我们知道，它们能为支持这一项目做些什么。我相当肯定，在这份办法清单中，总有一种适合现存的要求与可能。

(以法语发言)

盖埃诺先生已经就法国代表就总统令所提出的问题谈了一些。鉴于这涉及目前正在拟订的一项总统令，在公开会议上更详细的讨论可能不妥。但是，我准备在本次会议后将召开的非公开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成员介绍我们已向喀布尔政府提供的意见。

(以英语发言)

俄罗斯代表提到阿富汗和它的邻国在警务和服务领域的合作。几内亚代表也提到这一合作问题，特别是有关打击非法毒品的斗争。过去合作完全不够，需要发展。

我在通报中提到，目前正在建设的警察情报系统，为喀布尔和各省份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它还提供必要的软件，走出国界，把邻国同这一情报系统相连。

目前正在研究区域合作的第二个方面，其中包括通过一个召开一次阿富汗问题区域警务会议的项目，会议定于今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在该区域内一个同阿富汗和阿富汗各邻国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举行。

墨西哥代表问全国警察部队与各省警察部队之间的关系。或许我在发言中没有讲清楚，这一项目要为阿富汗全国建立一次全国警察部队，各省的警察部

队将成为这支全国警察部队的一部分。计划不在各省建立任何独立的警察部队，那是过去的情况。正如副秘书长盖埃诺先生指出，执行这一项目当然是我们面前的最大困难之一。

中国代表问，如何使阿富汗充分利用它作为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刑警组织)成员的地位。去年，德国帮助阿富汗完成了加入刑警组织的条件。阿富汗是在去年十月的刑警组织会议上加入的。警察重建项目的内容包括在阿富汗内政部内建立刑警组织单位。我们希望，随着这一项目的发展，阿富汗将能充分利用它作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的资格，这当然对打击国际毒品问题意义最大。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所有三位的通报，他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

根据先前的谅解，我现在宣布这次会议休会，再召开一次安全理事会非公开短会，以便让布朗大使有机会向安理会介绍更多的情报。我请所有非安理会成员、观察员和媒体人员离开安理厅。

下午12时30分散会